

风物 深度

皮绳愉虐与《调教》：陈珊妮新专辑如何用情色哲学挑衅大众？

“没有比BDSM更民主的互动，一切都是双方商议制度规则之下进行的……”



台湾创作女歌手陈珊妮。圖：大樂音樂提供

特约撰稿人 因奉 发自台北 | 2022-06-13

BDSM 陈珊妮

五月里一个平日午后，位于台北公馆的纯爱小吃部，复古装潢与仿旧霓虹灯箱纵横，陈珊妮一袭黑裙，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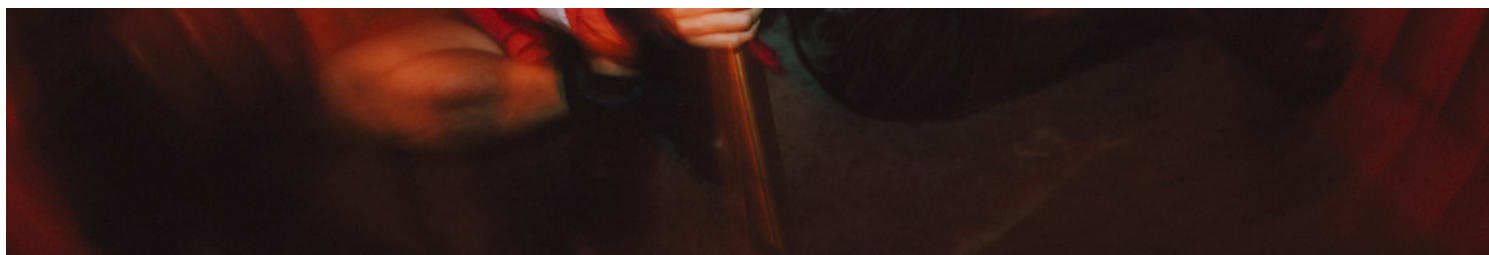
身与上臂缠布链条，十几坪空间顿时隔绝外界的纷扰，成了独特的结界。台下的二三十人里，有艺文、政治、音乐的媒体人、有网路平台也有实体杂志，甚至有BDSM（皮绳愉虐）的podcaster。所有人屏气凝神，待她幽幽开口，在这场难得的试听会，一曲一曲谈论五月二十日发布的新专辑《调教》。

金曲奖得主、金曲制作人、歌唱选秀节目的铁血评审、演唱会结尾固定让人拍案叫绝的啰嗦体、2021年金曲奖的精彩引言在网上疯传致词……还有更多关于陈珊妮的标签，像是文艺青年的笔电壳，贴到重叠满出来都还不够。在近期的podcast、YouTube轮番访谈后，陈珊妮热爱动漫和幽默的一面跃然于听众面前，然而无论怎么冲淡，高冷、满腹经纶的严师形象始终让人敬畏。受邀前来的各界媒体人，或许是活动别开生面，或许紧张，像是一群想获得台上之人称赞的学生，却又不敢举手提问，静默之间“唰”地一声，所有人齐声翻开影印的专辑概念与歌词本，过程仿佛大型试卷批阅现场。

《调教》里也有一丝怨气，却更接近山田咏美两千年初的异色半自传小说《跪下来舔我的脚》。当年号称耸动的窥淫情节，如今可能比不上网路随便搜寻到的图库，但一以贯之的怨气，十数年来在知性的加成之下反而沾染上魔性，混乱不受控。

《调教》的概念，是陈珊妮与团队众人，从歌曲demo阶段，一次次闲聊讨论的过程中逐渐生成的。自承调教的主轴是“用情色包装的哲学”，也在几次访谈中提及“没有比BDSM更民主的互动，一切都是双方商议制度规则之下进行的”，仔细拨开外壳，会发现里头蕴含的依然是陈珊妮擅长的温柔说教，那种星盘很多十二宫的大爱，只是这回用了更挑战也更挑衅大众的包装。





摄影师曼波与陈珊妮。图：大乐音乐提供

虽说是包装，BDSM里的绳缚、胸甲、眼罩、口球，无论挪用或转译，陈珊妮在文本之间来回，甚少失准，在几支影像里都能看见其考究的程度。一起合作的摄影师曼波，本身是BDSM文化的观察者，席间也分享了在海外观赏SM演出的经验，出席众人戴著面具，在古典乐的衬底下，密教仪式、违法悖德，透过肢体的接触，其实是感受到对方的心跳。

情色之外，视觉中尚有许多动漫元素有如致敬彩蛋，留给乐迷各自挖掘：手上的锁链可以被联想到《猎人》尚未下船的酷拉皮卡；MV里发型吹的老高，则是Jojo奇妙冒险里的飞机头东方仗助；专辑文案里更是不时提及“支配恶魔”——将漫画《链锯人》里的角色、BDSM调教师的身分以及平素乐迷爱称“珊妮老师”或“公主”，一次通通打捞翻玩。

试想：男性如果不再具有役使女性的权柄，一身武勇是否会毫无用处，沦为一个碌碌无为，惨遭放置play的勇者。

梦枕貘的小说阴阳师《生成姬》，妖娆女子被负心抛下，想要而不可得的怨念，令其转成人鬼之间，幽魅一般的生魂；是人非人，是鬼却非鬼。在时代剧奇谈里，女性挥舞厉爪，索命无常，最后却又总是被驯化，被要求放下我执，怨气对决顿悟禅，似乎总以男僧收伏女妖做为故事的结局。

闺怨向来是过往华语金曲的热门题材：哼著小曲的青楼女子、被妙龄女子取代的大龄女子。金曲无罪，然而时代更迭，生成姬的闺怨与女性复仇剧，能否有与以往有别的形式降灵，妖的存在不是为了被降伏，而是比受困凡间的人类更自由的转化。





陈珊妮在〈捆绑〉MV的造型。图：大乐音乐提供

《调教》里也有一丝怨气，却更接近山田咏美两千年初的异色半自传小说《跪下来舔我的脚》：在SM俱乐部工作的女王，相较于其他的性产业，发现这里反而是最安全的；没有不礼貌的行为，只有耽溺于奇特性癖的男性，在鞭打中以德报怨，于是最不正常的反而正常了。当年号称耸动的窥淫情节，如今可能比不上网路随便搜寻到的图库，但一以贯之的怨气，十数年来在知性的加成之下反而沾染上魔性，混乱不受控。

在分享会的讲台左手边，有一鬼武者主题柏青哥机台，里头不断反复播放著行走的武士大人，试想：男性如果不再具有役使女性的权柄，一身武勇是否会毫无用处，沦为一个碌碌无为，惨遭放置play的勇者。

这张专辑从拼贴、混杂不明确的音乐风格，越到后半反而越显明确，英伦八、九零年代trip hop、new wave齐发，带有一点怀旧气息，编曲交由香港制作人山人海蔡德才，部分歌曲予人黄耀明的烈与静。

《调教》由肉体的疼痛启程，先“捆绑”后“痛瘾”，接著“他说”和“道歉”，谈的是面对来自外界的凝视与数位时代无孔不入的目光；行过死荫幽谷，快感随之而来，再至性灵升华，回返青春“少女”、“少年”的王道番（王道动画），最终是尝百草后的回甘。可以是情色教典，也能解读成圣经的救赎。

前几年Netflix和影音串流，或倡议性自主，或为性少数发声，推出了不少围绕著性打转的内容，包括剧集《亲密束缚》（BONDING）、《性爱自修室》（Sex Education）、乃至行脚节目《走访世界的性与爱》，女性和性少数受到的压迫，权力关系与性别角色能否借由大众娱乐获得一丁点的翻转？即使是AV帝王，比起身著内裤的村西透导演，众男理所当然的投射和猥亵，留腋毛、骑在男人身上吹笛的黑木香，

或许更能唤起该剧在窥淫之外的共鸣。



陈珊妮在〈捆绑〉MV 的造型。图：大乐音乐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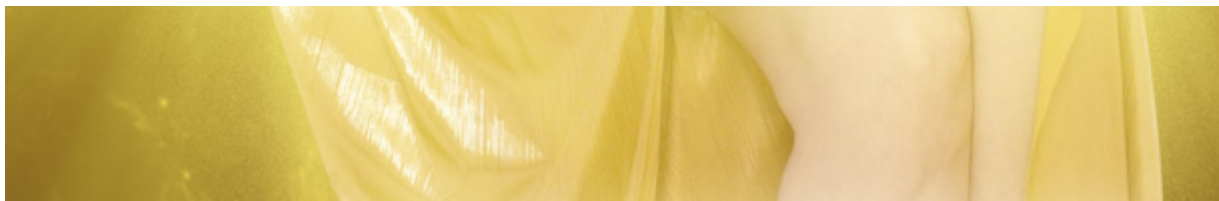
这张眼前的专辑，从拼贴、混杂不明确的音乐风格，越到后半反而越显明确，英伦八、九零年代trip hop、new wave齐发，带有一点怀旧气息，编曲交由香港制作人山人海蔡德才，部分歌曲予人黄耀明的烈与静。破题的〈捆绑〉段落不断反复回到“主人我爱你”，歌曲的行进也是不断反复、以固定riff拉扯的，是摇滚乐的结构寻常，但用上弦乐、战鼓、过门则是大键琴，电吉他反而藏得隐讳，即使是最后的独奏呻吟，也不是吉他英雄式的大鸣大放，像是隔著一层滤镜去窥探BDSM的私密世界。

〈他说〉则反应世代焦虑，嚷嚷社群平台上再也没有真心人。最末段慧黠地用VOCALOID的初音miku不断唱诵“南无阿弥陀佛”，像是干话连篇又像是忏悔。VOCALOID（电子人声合成软体）带有强烈的次文化特性，每个软体被赋予了不同的外型、人设与个性。近年随著动漫电玩的拓展，以及日本Cool Japan的文化外销策略，VOCALOID以及使用这类软体编曲的音乐人，通常称Vocalo P（VOCALOID producer）两者能见度不断跃升。

日本的次文化场景，有著早年类似传统帮派的忠贞性，通常带有全有全无的性质。然而作为非日本人，陈珊妮仅仅只是沾了一点VOCALOID，将各种素材拼贴，对于ACG或次文化的重度爱好者来说，因为可以感

知到敬意，不是用著猎奇话的态度面对，因此陈珊妮似乎被允许进场取一瓢饮宛如宫庙进香，而不冒犯。





陈珊妮变身“美轮明妮”，以佛语净化干话。图：大乐音乐提供

陈珊妮仅仅只是沾了一点VOCALOID，将各种素材拼贴，对于ACG或次文化的重度爱好者来说，因为可以感知到敬意，不是用著猎奇话的态度面对，因此陈珊妮似乎被允许进场取一瓢饮宛如宫庙进香，而不冒犯。

而在〈他说〉MV里扮成美轮明宏，一部分是玩眼：日本综艺节目几年前，相传将美轮明宏换成手机桌面有开运的效果，在去年底突然以网路迷因的姿态在台湾散播开来。但美轮明宏不单是节目里常见的伪娘或男大姊，早年出柜，与三岛由纪夫的暧昧感情，性别模糊，演唱风格并非日本演歌，而是法国香颂与艺术歌曲的混搭，这些鲜明的特性，都让陈珊妮在cosplay选择上，增添几分跟风之外的合理性。

〈访客〉用了90年代trip hop的鬼魅冷调。电子神游，缓缓搭配迷离的女声。而〈罪美〉让人联想到蔡依林《怪美的》，为LGBTQIA而唱，拉丁风格的小调编曲正巧也是蔡依林一段时间尝试拼贴世界各地的元素常见手法。自此开始，《调教》专辑后半歌曲的旋律线是益发流行且清晰的，一反“将流行曲放在主打”的常态编排，歌词也由话多的说教艺文（他的乐迷一向乐意被他责骂）转而渐渐话少，让风格化的编曲继续吐露芳华，做幽魅色气的延续。

〈少女〉〈少年〉再到〈理想〉则是日本动漫三部曲，王道番里热血的代名词，或是邪道番里化作献祭的处子，大把大把的ACG以拥有无限可能的少男女做主人公，新浪潮（new wave）舞曲有著80年代水晶玻璃的七彩舞池球和溜冰鞋，然后搭配著屋外无比澄澈的群青。如果把音量跟高频都推到前面，不免显得俗气，但陈珊妮惯用的呢喃嗓音，以及贴近时代的卧室听感，让芭乐点到为止。

他还不明白

倒下和挫败

他还不明白

承诺与背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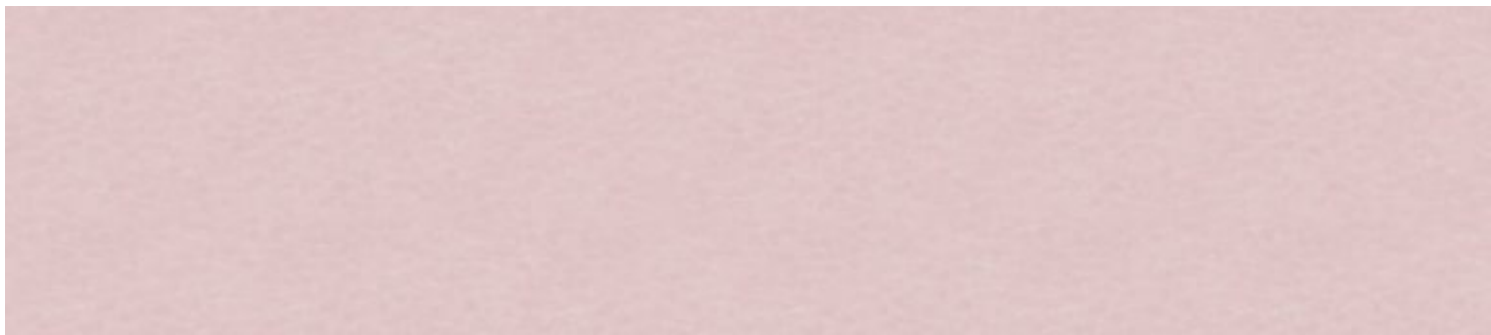
拳头 按赞了勇敢

少年漫画里那些用球类打出气功的、开赛车的、领域展开的、熟用念能力却下不了船的，从勇者冒险再到转生番，专辑至此热血到诞生出希望，却不违和。

尾声〈理想〉反求诸己，平静与宇宙对话，内容却是死与新生：新世纪福音战士旧剧场版同名的死是过往生命的不断回顾，新生却是覆灭的开端，颠倒众生。最末段如同杂讯的残响，令人联想起冰岛之王Sigur Ros〈Hafsól〉，在现场演出纪录影像《Inni》的黑白画面里，众人舞至癫狂，最后仅余哨笛声回荡。诗人Leonard Cohen说“万物都有缺口，那就是光的入口”，歌词“所有破掉的都有光芒”更进一步扩大，给所有残缺者同样的温暖，包含不完美亦是美，理想其实总是不尽理想，那被调教前与调教后，差别或许也是存乎己心。

在这一切变酷的同时，俐落的口号和浅碟的想像也同时齐头并进。从1980年代迄今，被称之为“市场女性主义”，甚至“爱自己消费主义”的广告宣传，只是变相地不断在掏空你的荷包。而如今串流平台上的影集，会不会其实又走回了老路，在影集里以性作为武器，又极具魅力的女性，会否强化了另外一种刻板印象？





陈珊妮的《调教》专辑封面。图：大乐音乐提供

安蒂·柴斯勒在《他们用女性主义干了什么！》（Andi Zeisler著，周彧廷译，时报出版，2022年5月）里，描述了女性主义如何在购物广告和流行文化的渲染之下，逐渐成为一种迷因。在这一切变酷的同时，俐落的口号和浅碟的想像也同时齐头并进。从1980年代迄今，被称之为“市场女性主义”，甚至“爱自己消费主义”的广告宣传，只是变相地不断在掏空你的荷包。而如今串流平台上的影集，会不会其实又走回了老路，在影集里以性作为武器，又极具魅力的女性，会否强化了另外一种刻板印象？或许唯有不断思考，以自身变化对应时代的变化。

《调教》自然不是一张大开大阖，呼喊奋进的专辑，但他里面有著对网路世代、对政治正确和媒体识读的诸多隐喻谏言。“他人即地狱”陈珊妮引沙特名言，而《调教》在音乐企图与大胆企划背后，意图释放的，其实是被在时代夹缝中被卡住，动弹不得的众人，轻声喊一句：你是自由的。





陈珊妮。图：大乐音乐提供